

鄠邑腊月二三事

文 / 图 吴石开

西安鄠邑区的文庙,今年元月文旅改造,可阅读、观赏、吃茶,过前广场南面的泮池与棂星门,大成殿额上新挂出“鄠邑书房”横匾。殿前南望,古槐广场隔街相对,右边就是钟楼,正北为北街,腊月最浓烈的年味,皆在这些区域内。一棵500年的国槐、一座始建于明崇祯八年(1635年)的文昌阁(即钟楼),古意悠悠,遥接于今。

年里文庙一带,满目中国红,春联汇集,各路写手云集。民间散逸写手、“热衷”书法写手、凑热闹写手、腊月熟脸写手,由万东庆老师创办已23年的“兰亭书画培训学校”位于钟楼西北角,桃李繁盛,年年义写,名重画乡。

腊底正月初的北街灯笼飘糖,生肖动物造型、传统扁圆造型、仿古宫灯造型、片片插棒造型、电子卡通造型……从我记事起这里就是灯笼一条街,少时,舅舅给我送的古制双灯就来自此处。

浐陂湖,出北街,北十字向西直

达。几年前的春节在湖畔观看了迎春表演“牛斗虎”,久久不能忘怀。可惜“牛斗虎”不是鄠邑的创制,起源于周至,县楼观镇八家庄,乾隆年间已有表演,有近300年的历史。牛打败了虎最让观者称心,以弱胜强,深得《道德经》精髓。丙午马年,不知会否再演“牛斗虎”。鄠邑龙窝书院立春举行了盛大的“鞭春牛”庆仪,旨在“一年春计及时勉励”,醒春之“醒”,醒万物生机,醒人的精神。眼前“堆琉璃”的浐陂湖,古誉“关中山水最佳处”,杜甫与岑参曾游湖泛舟,有长诗《渼陂行》。思先辈诗圣,佩人文之杰、阅最佳之景、忆斗虎之牛,顿时体会到孟夫子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的境界,壮哉。

接引传统及古风,不忘回到文庙大成殿内,近距离看看文物。更多的展览要移步钟楼了,远至新石器的陶器、商周青铜、唐三彩俑,近到宋元明清物件,观古物,心须宁。日前造访文庙,被一

尊宋代骑象普贤菩萨的小像拌住脚步,观瞻许久,忘乎返回。

用心领略年的气息,口舌生津时,食欲即起。足以解馋过瘾、妥妥口服的所在,仍在钟楼百米以内,古槐东邻“关中风味小吃城”,吃客想到与想不到的关中道小吃,一店尽收,大肉辣子疙瘩、秦镇米皮、摆汤面、户县软面、烫面油饼、糝子面、浆水面、菜疙瘩、甑糕、户太冰酒、龙窝酒、事酒等等,另有方言的名目,一时不易具名。

驯服馋虫的家常法宝首推大肉。大肉臊子不仅是“户县软面”的灵魂,并且通打三餐,早晚稀饭的佐餐,臊子可以单吃、可以夹馍,口感称绝。六肥四瘦,不柴不腻。臊子不纯炒、不纯煮、不纯炖,称为“熘”(lan),左偏旁炉火,右上一点一横即锅盖,中部“回”似锅内有肉,右底“禾”添柴助火,此为“熘”之过程。火不必武,逐渐熘制。新臊子、新蒸馍最过瘾。小吃城有节礼包装的



“干熘臊子”,“熘”通“熘”。

贾平凹先生曾于《祭父》中写道“多买了烟酒 好好欢度一番”。对春节的特殊浓情,表现在思绪精神,表现在日常物质。电影《武状元苏乞儿》的一段对“共讨吉庆”演绎得最为透彻:“沦落至丐帮的广州将军打开旧庙院门,迎入正月初一前来拜年的莫長老及如霜姑娘姐妹,将军已无碎银派发红包,却仍然派发了红包。彼此道贺,他顺手从门

头扯下春联红纸一角,第一个红包,包的是现向如霜侄女讨得的碎银一块,囫囵填入,连包带揉,再派发给她。第二个红包,由地上捡起碎石一块,一样地包起来,派发给如霜的妹子。沾得吉庆,彼此开怀。”

碎银、碎石,在年里填入红纸,包裹以后,也算红包。新春吉庆不拘贵贱高低、切题离题,有形无形。

(作者供职于蓝田收费站)

郑婉婷:

送花馍、请先人、耍社火

腊月的风一吹进兴平姥娘家院子,干菜在绳上轻晃晃着,孩子们踩着黄土地追逐打闹,年的序幕便拉开了。腊月二十三,北方小年。姥姥把厨房收拾得格外利落,说是“送旧迎新”。兴平祭灶因姓氏而异。多数人家腊月二十三祭灶,而张、王、李三大姓则推迟一天。

腊月里,兴平农村处处可见“送花馍”的景象。巧妇们通过搓、捻、剪、捏等手法,将面团变成花鸟草虫、飞禽走兽。每种花馍都有寓意。莲花馍连生贵子,菊花馍高洁长寿,桃儿馍富贵福气。花馍是食物,更是祝福的载体。

除夕这天,兴平人家有一项重要传统“请先人”。家家户户在厅堂设好供桌,擦洗干净。下午贴好春联和门神后,人们便拿着纸香去坟地,轻唤一声“爷爷奶奶,咱们回家过年”,将先人引回家中。从初一到十五,每天早晚都要上香,吃饭时也要为先人献上一碗。在子孙心中,先人要一直陪伴着过年。

我们一大家子人分散在西安、咸阳、宝鸡、安康等地,平日各自忙碌,过年时不约而同地往兴平姥姥家赶。院门一响,屋里的人就会拍头张望。几句寒暄,说的却是一整年的牵挂。

对我来说,年还有另一层意义。站

热闹兴平年

在咸阳北收费站的岗亭里,春运的车道格外繁忙。每一次顺畅放行,都是把团圆往前推近了一点。忙完班次,踏上回兴平的路,心情格外踏实。车子驶进熟悉的村道,院门打开的那一刻,灯火亮着,屋里暖着。

兴平的元宵节是春节的高潮。这里有盛大的民俗活动——耍社火。“不点花灯月不圆,不要社火难过年”道出了社火在兴平人心中的分量。兴平社火以阿尚村最为著名,已有200多年历史。表演前一天,通往阿尚村的路便车满为患。村里几条街道被四邻八乡的村民塞得严严实实,连房顶也站满了人。最引人注目的是芯子社火,伴着威风锣鼓,一杆杆芯子社火朝人们走来。看着高空中踩在细杆上的书生、小姐,看得过瘾时,也不得为他们捏一把汗,演员大都是不到10岁的孩子。社火故事丰富多彩,既有《三娘教子》《薛丁山征西》等传统故事,也有融合现代元素的创新节目。

元宵前一过,年的热闹便渐渐淡去。但在兴平,年味并未完全消散。正月廿五的填仓节是正月最后一个重要

节令。人们举行祭祀,祈愿新的一年五谷丰登,粮仓满盈。

(作者供职于咸阳北收费站)

王星雨:变迁中的年

我的老家在关中腹地的兴平市,这是一座农业发达且慢节奏的小城。回望老家的年,最动人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风俗,而是岁月变迁中的时代进步。

老家的年,最先变的是餐桌烟火气。二十多年前,远不如今天富足,过年显得格外隆重。一进腊月,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夜饭,母亲从早到晚停不下忙碌的身影。除夕天不亮,她就在厨房张罗,恨不得把一整年的期盼都做进饭菜里。饭菜丰盛至极,难免剩下许多,接下来几日便吃剩菜,剩菜越多,年味儿便越足。

如今过年的饮食观念悄悄改变,不再追求铺张,吃多少做多少,清淡适量、拒绝浪费。不变的是兴平味道:臊子面、蒸碗、扣肉、鱼和饺子依旧是饭桌的主角。初一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

面,酸辣鲜香,暖身又暖心;一家人围坐包饺子,闲话家常,平淡却踏实。

年味之变,也藏在娱乐消遣里。小时候没有智能手机,过年的快乐简单又纯粹。晚饭后,一家人围坐着春晚、打麻将、玩扑克,孩子们玩跳棋或沉浸在小儿儿书中,电视循环播放着文艺节目,满屋欢声笑语。而今,刷手机、看短视频成了过年常态,指尖轻滑便能饱览人间烟火,却少了围坐嬉闹的那份热闹。

最让我心生感慨的,是小城年景的变化。小时候最期待烟花秀,夜幕降临,大街小巷人头攒动,绚烂的烟花照

亮夜空,众人相聚的欢喜留在记忆深处。如今,环保理念深入人心,烟花没了,但小城年味依旧浓郁。一进腊月,街道两旁的树上挂满彩灯,灯火绵延,夜晚温柔又璀璨。

走在灯火璀璨的街头,看着身边嬉笑奔跑、追逐打闹的小朋友,眼前的年,更整洁、便利、文明,日子是越过越好。记忆里,挤在人群中看烟花的欢喜,围坐一桌玩棋牌的热闹,成了回不去的旧时光。正如词中所写:“欲买桂花同载酒,终不似,少年游。”

(作者供职于港务区收费站)

年从鼓声来

文 / 雷娜

《山海经》云:夔皮为鼓,概以雷兽之骨,声闻五百里,以威天下。

合阳县黑池镇太定村的腊月,那面夔纹大鼓,早早就被喜欢热闹的人抬出来,放在村委会。听村里的老人说,这鼓通天地,也通人心,喜时敲它添喜气,难时敲它破晦气。太定村的年,从来不是安安静静过的,是敲出来、吼出来、热热闹闹闹出来的。

傍晚时分和老家的小伙伴正在聚餐守岁,聊那些年的囧事,突然“咚”的一声闷响,大家面面相觑,放下碗筷、酒杯、扑克牌……争先恐后跑到村委会广场,只见敲鼓的是张叔。平日里他总是沉默寡言,去年脑溢血后,走路都有些拖沓,可此刻,他仿佛战神附体,抡圆了双臂,毛衣袖子高高挽起,露出古铜色、青筋虬结的胳膊,看不出半分病容,“咚不隆咚,咚咚,恰恰”,鼓槌起落间带着风的呼啸,槌上的红绸随风翻飞,铙、钹、锣齐响。那股磅礴的、不容分说的声浪,让所有人热血沸腾,一槌下去,仿佛把所有病痛都震碎了。

张叔打完换小李,他在外企工作,单位效益不好,差点被裁员,可鼓槌一到他手里,竟敲出了张弛有度的章法,那定是憋了一整年的力气,也是给来年攒的底气。再换小王,听说他搞养殖赔了几十万,小伙子都瘦了一圈,可此刻他与鼓槌合为一体,时而高抛,时而翻滚,小小的鼓槌在他手里像个听话的孩子,围观的老老少少搬来板凳,端来热茶,嗷声、呐喊,让年的精气神有了烟火味。没人再提烦心事,没人再算一年的得失,一个人打完,换另一个人继续,一直到夜深人静,一直要用所有人力气。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原来这世间最好的年味儿,不是一顿饭、一盏灯、一句祝福,而是一群人聚在一起,用最原始、最热烈的声音告诉彼此:难也好,顺也罢,只要鼓声还在,家就在,底气就在。

原来过年,就是给所有的不如意一个体面的告别,敬畏过往,也敬畏那个一路扛过来的自己,然后,用更大的热情,拥抱今天的平安和明天的希望。

(作者供职于西长分公司)

临潼年味革命

文 / 图 黄少飞



张丹:最盼元宵节

听老人们说“过完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”。所以,我小时候最盼望的不是过年,而是元宵节,这才是一年中最高热的一天。

元宵节这天是我们高陵老家秧歌



图/张丹

队大比拼的日子。大大小小二十多个秧歌队要在最繁华的街道游街表演,街道两边围满了人,五颜六色的服装、鲜艳多彩的头饰、震天动地的锣鼓、激昂跳跃的唢呐,转眼间成了色彩缤纷的世界,成了欢声笑语的海洋。每个秧歌队都会拿出绝活赢得掌声和欢呼。

全城的百姓都早早吃过晚饭,一起去看花灯和烟花。这天绑花灯的人最辛苦,大家吃晚饭时,他们就在焦急地绑花灯,每个单位都挂出别出心裁的花灯,医院做了医院大楼灯、交警队是警车灯……记得那个兔年,县政府做的嫦娥奔月灯、小白兔吃红萝卜灯……奶奶还给我买了一只红色小兔子灯笼,我开心地满街跑。

放烟花正式开始了,先放一串大鞭炮开场。鞭炮声结束,小孩们冒着烟灰,顶着浓郁的火药味,一窝蜂扑上去争抢那些未引燃的散鞭炮。天空中陆陆续续绽放着一朵朵五彩斑斓的花儿,有的像流星雨;有的像披着五彩的披风,一会绿色一会黄色一会红色,闪闪发光,瞬间不见踪影;有的在空中慢慢漂浮又缓缓落下;还有“嗖”一声如火箭一样飞上天空,当人们寻找它的踪迹时,突然听到空中“砰”的一声……大家都仰着脖子欣赏烟花绽放,

我的老家藏在临潼一处偏僻的山坳里,是个不起眼的小村庄。小时候听爷爷说,我们村的祖先也是从“山西大槐树”移民过来的。作为逃难的外来户,他们在当地人嫌弃的山沟里艰难扎下根来,这大概就是我们“加黄村”名字的由来吧。

外来户的窘境直到解放后才稍有缓解,在党组织的帮助下,村子从山沟边慢慢扩展到如今的规模,每户人家分到平均不足两亩的土地维持生计。因为条件艰苦,至今也不过七百余户。小时候村里的年,在除夕夜能吃上一顿肉饺子已是奢侈,灶糖这种稀罕物得用鸡蛋去集上换,除夕夜的饺子馅白菜帮子占一半。这种拮据,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才慢慢好转。可传统年俗却因长期贫困而简化,也就是从原先的一顿饺子变成现在从初一到十五,单调重复的饮食竟让人有点讨厌过年。

如果说老家的年味是清苦,临潼这座古城的春节,则上演了一场破茧成蝶的蜕变。过去提起临潼,人们只知兵马俑和华清池,文旅发展长期困在“门票经济”阶段。前几年春节,除了景区内 有外地游客,城内街道上愈发冷清。

但今年一切都不同了。从腊月二十三小年

高陵年俗

映红了孩子天真的笑脸。渐渐地,天空中减少了闪耀的光彩,又是一串长长的鞭炮。从放鞭炮开始到放鞭炮结束,寓意一年从头发到尾。

最不愿愿元宵节过去的是老人和孩子,分离的日子到了,外出打工上班的陆续离开,孩子也得开学,收起玩耍的心啦。自从离开家乡,元宵节的感受淡了许多,儿时的回忆却愈发地浓厚。

(作者供职于未央收费站)

万荣:五豆迎年

旧时光里,一旦进入腊月,碎娃们就从大人口中听到许多规矩:不能哭不能闹,不能毛手毛脚打碎碟碟碗碗,仿佛破茧化蝶的虫虫,赋予了神秘而

庄严的色彩。娃们便知:年来了。

关中人的年始于腊月初五。在我老家高陵区,人们以五种豆子佐饭,寓意五谷丰登,五福临门,五行大利。此乃以数取象,寄托圆满。小时候听父亲讲过其农耕起源。五行生克,金木水火土者,知者也众。然五谷与五福的由来,老家农人却有与书本不同的解读。譬如五谷,指麦、悬、根、角、穗五类农作物所结之实。如蔓扯瓜结,树上悬果,根下实生,花敛角见,浆灌穗满等。又如五福,一谓颀,乃敬畏天地得原福;二说荫,乃生生不息之遗福;三说承,乃德行配位应获福;四说培,乃继往开来所种福;五说洪,乃顺天应人全家福。这才是新年伊始,老家人吃五豆饭的意义所在。

吃了五豆饭,接下来要在腊月初八吃腊八饭,大多缘于南人用米、北人吃面的习惯。老家人在这天要一次备够半月的腊八臊子,直至腊月二十三

小年吃完,喻年有余,衣食无忧。

腊月二十三,老家小年主打一个扫字和洗字。经此一扫一洗,前前后后,兄脊缝隙,被子床单,柜里衣架,焕然一新。人们这才郑重地燃一炉香,将旧的灶王爷画像请下墙,放在灶膛里焚烧,恭送其上天复命。大年三十,将新请的灶王爷画像再贴回厨房墙

我的家乡在渭南市澄城县,也称古徵,是一座藏着老故事、飘着烟火气的小城。一进腊月,年味儿就跟灶膛里添了干柴似的,噌噌往上涨,越烧越旺。

除夕这天,咱澄城人最先忙活的就是贴春联,这可是年味儿最足的事,半点儿不能含糊!咱澄城人选春联,不图花哨,就爱红底黑字,寓意实在,要么托村里书法能手写,墨香浓得很,要么买印着吉祥话的,字字透着好彩头。一大早,家里男人搬来梯子,娃们踮着脚尖递春联、抹浆糊,忙得满头大汗也乐呵。贴春联有讲究,得对齐门框、高低一致。除了大门,房门、灶房也得贴个小福字,图个事事顺心、五谷丰登。贴完春联贴红彤彤的窗花,窗玻璃上一贴,阳光一照,整个屋子亮堂又喜庆,年味儿一下子拉满了。

贴完春联,就盼着天黑守岁,这也是咱澄城除夕的老规矩,藏着全家的期盼。守岁前的重头戏,就是除夕团圆饭,准时开席!这顿饭是咱澄城年的C位,忙前忙后全为了这顿热乎的家常味。咱澄城人过年的团圆饭不搞虚头巴脑的,咋实在咋来。菜果过后,先上几样家常凉菜和热菜,最亮眼的还是蒸碗。蒸碗是咱澄城过年的硬菜,提前好几天忙活,五花肉、排骨、酥肉、豆腐装进粗瓷碗,腌渍入味后上笼屉慢蒸大半天,软烂脱骨、香钻鼻子,掀开笼屉白汽缭绕,香味飘满院子,老人娃们都爱吃。放了蒸碗,馄饨馍也必不可少,喧软蓬松,还捏着精致花纹,有的包着豆沙或芝麻馅,就着蒸碗吃或当零嘴都好,寓意团团圆圆。

咱澄城人守岁,讲究“灯火不灭,福气不散”,除夕晚上家里所有灯都得亮着,灶膛火也烧得旺旺的。全家围坐在一起拉家常,要么看春晚,娃们凑在一起就盼着发压岁钱。长辈们早备好红包,递给娃们时念叨着“好好学习、马到成功”,娃们攥着红包爱不释手。守岁,再因也要硬撑着熬到半夜,图个“守得住福气”。拉家常、说趣事、谈收获,一家人说说笑笑,把屋子填得热热闹闹。这份温暖,就是咱澄城年最动人的样子,也让在外打拼的澄城人,不管走多远,都时时刻刻惦记着。

除了这三样重头戏,咱澄城的年还有腊月扫尘、祭灶这些小规矩,虽说不起眼,却也添了不少年味儿。这些老习俗一辈传一辈,是古徵文化的缩影,更是刻在每个澄城人骨子里的家乡情怀。

(作者供职于富平收费站)

澄城：古徵烟火气

文 / 惠家欣